

高级口语教材的话题、情景和话轮

刘元满

(北京大学 对外汉语教育学院, 北京 100871)

[摘要] 高级口语教材多以编选的形式,围绕某一话题展开,主要问题为缺少口语交际特点、与学习者生活太远、难以培养得体性表达。在实际交际中,同一场景之下,话题常常会发生变化,而话轮也会发生多次转换,因此高级口语的训练重点应包括如何掌握谈话技巧,保持谈话得体性,在谈话中掌握一定的“说话权”。高级口语教材编写时要考虑说什么、对谁说、怎么说的问題,综合考虑话题、情景、话轮等因素,突出口语交际特点。

[关键词] 高级口语;教材;话题;情景;话轮

[中图分类号] H195.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0209(2008)05-0124-07

对外汉语教材近几年出版周期之快、出版种类之多都大大超过以往。但从汉语国际推广的大环境来看,我们仍然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叶子认为,“面向不同国家和地区、乃至不同层次要求的多样化的教材严重不足,特别是大众型、入门型教材、网络多媒体教材和多种形式的口语化教材不足”^[1]。

分技能教学是目前课程设置的主要模式。《高等学校外国留学生汉语教学大纲(长期进修)》^[2](P16-17)把口语课定为初等必修,中等和高等必修或选修,而实际上绝大多数学校都将口语课定为各阶段必修课。口语教材的出版数量在各类教材中居于首位^[3],但绝大部分是针对初中等阶段编写的,高等阶段的口语教材只有少数几种。我们在实际教学中发现,高级阶段学生在交际活动中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一是参与静态的话题讨论比较容易,在动态的场景活动中,对身份不同的人物难以得体应对;二是在与对方谈论一致的话题以及表达相近的评价态度时比较自如,而在表达不同态度或者复杂情感时比较被动;三是在谈话过程中,应答对方时比较顺畅,而在引导话题、控制谈话权方面难度较大。

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可能有多方面,但已有教材的编写方式所造成的影响不容忽视。王弘宇认

为教材编写的主要问题是前期准备工作不足,编写的内容和形式也缺少才思^[4]。本文也认为高级口语编写指导思想一直比较模糊,导致编写思路方面受到束缚,造成了高级口语教材雷同、低水平重复的现状。要在高级口语教学方面有所突破,就必须正视高级口语教材编写中存在的问题,进而寻求解决的办法。

一、高级口语教材的编写形式及主要问题

长期以来,汉语高级口语教材所承担的主要任务是展示话题,提供口语句式、惯用语,培养成段表达能力。课文内容主要选自报刊文章,采用话题式编写形式。

有的教材对文章进行一定增删,但基本保持原文风格。祖人植等(1997,2005)《高级汉语口语》(提高篇)的第一版和第二版都采用了这种方式,郭颖雯等(1999)《汉语口语教程》也是这样,课文“素材多选自报刊杂志,有叙事文、论说文、说明文、访谈录、调查报告等多种形式。”选文围绕一个话题,基本不关涉场景,在主观性讲述、说明或者议论方面进行训练。

也有围绕某一话题、采用问答的编写形式,人物为发表某种看法而设,自觉围绕某个中心议题,

[收稿日期] 2008-02-21

[作者简介] 刘元满(1965-),女,湖南省安化县人,北京大学对外汉语教育学院,副教授。

©1994-2015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不中断话题,更不岔开话题向其他话题蔓延。对话多在某种静态场合展开,很少有场景转换。这类教材如章纪孝主编《高级汉语口语——话题交际》,主课文“素材多取自报刊杂志、广播录音、每篇课文表现当代中国社会不同侧面的一个话题”。陈光垒主编(1999)《汉语口语教程》也是这种形式。

这样由原文改编的话题型编写方式在训练学生较为复杂的成段表达方面还是起到了积极作用的,但也表现出以下一些问题。

1. 缺少口语交际特点

报刊文章一般都是叙述体,主题集中,本来是用来阅读的,说话人独自完成语篇,不会中途被打断。不需要交际场合,也没有特定交际对象。电视访谈节目虽是对话形式,却是比较独特的话语结构,“一期谈话节目就是一个完整的语篇(text),有主题(话题)、有层次,讲究起承转合。而节目的主持人就像是这个语篇的设计者,他运用一定的语言手段,诱导着嘉宾和观众共同完成这个语篇的创作”^[5]。这种教材也着重于在讲述、说明或者议论方面进行训练。即使是以对话形式编写的教材,在话题先行的指导思想下,人物名字只是便于称谓,谈话内容与身份、性格并无关联,缺乏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关系,人物之间都相当默契,谈话顺畅进行,话轮控制都恰到好处。

使用这类教材,课堂上一一般都采用阅读理解——消化内容——扩展讨论或口头成段表达这样的步骤。“对话”、“交谈”所特有的“会话原则”是无从体现出来的。

2. 与学习者生活相距太远

尽管编者都希望所选内容具有普遍性、永久性,但绝大部分报刊文章及电视谈话节目都是以中国人的口吻叙述中国人的事情,价值取向也是中国式的。学习者虽然可以从了解中国人的所思所想,了解到一些文化差异,主要的收获是学习到一些词汇、句式等表达法,而话题内容只能作为知识储存起来。而在实际生活中,学习者很少参与电视谈话类节目。所学内容与学习者生活有距离,学过的东西无法在实际交际中运用,便会影响学生的学习兴趣。

3. 较难培养得体性表达

话题先行的编写思想使文章内容受到限制,课文中没有典型人物,也就没有鲜明的身份和个性特点;缺乏典型场景,也就无法展示不同场合的表达要求。口语有不同的语体,如谈话语体、论辩语体、演讲语体,而谈话语体中又可进一步划分出家庭谈话体、一般谈话体、公务谈话体,目前的高级口语教材显然涉及得极为有限。如果教材中不进行展示和训练,学习者就很难掌握表达的得体性,不能在恰当的时间、恰当的地点说出恰当的话。

一些高级口语教材也在尝试改进,如同样采用选文型,但不限于报刊文章,而选用访谈、小品、相声、小说、话剧等多种口语形式,如马箭飞主编(1999)《汉语口语速成高级篇》,人物性格鲜明,用语也非常地道,学习者可以接触到大量的口语表达。但在内容方面同样存在与学习者生活距离较远的问题。学生对中国式的思维方式、一些地道的口语表达方式有所了解,对内容的评价方面也得到一定训练,但在实际交际活动中如何站在自己的立场、表达自己的思想还是难以把握的。

还有一种创作型编写方式,如刘元满等《高级汉语口语》(1997, 2004),像一个完整的剧本,设计多种场景,安排不同话题,有贯穿全文、为留学生常接触的特定人物,突出交际文化特点,注重交际策略和交际技巧,强调符合人物身份的得体性表达。不过,这类教材属于创作,尚未见到其他同类型教材。

按照结构——功能——文化相结合的编写原则,高级阶段应该突出文化特点。孙清忠认为交际的主要障碍已经不在语言本身,而在于对交际文化知识的了解程度及对汉语交际文化模式的适应性。交际文化知识“主要包括:(1)由于文化差异引起的词语的文化意义;(2)特殊语句语篇结构;(3)不同的心理价值观念以及一些非语言交际文化项目等”^[6]。一方面强调反映一定文化内涵的词语及语篇,一方面强调文化价值观念。但实际上,真实语境中的口语表达呈现出更为复杂的特点,仅有这个标准还远远不够。

王小曼对前文涉及的三部高级口语教材^①的话题编排、语料选择、练习设计等方面进行了对比分析,认为学什么和怎么学的问题“仍然没有得到

① 这三部教材分别为郭颖雯等《汉语口语教程》,章纪孝主编《高级汉语口语——话题交际》,陈光垒主编《汉语口语教程》高级A种本下册。
?1994-2024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很好的解决,这恐怕与之或多或少地脱离教学实际有关”^[7]。

交际是语言学习的重要目标,口语教材更要紧紧围绕交际这一核心。口语教材之所以能够区别于其他技能课型,是因为它不仅训练说什么,还要训练对谁说、怎么说的问題,高级口语教材要将话题、情景、话轮三大要素加以融合,才能突出自己的课型和阶段特点,在训练表达的流利性、准确性、复杂性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二、话题——解决说什么的问题

国家汉办《汉语水平等级标准与语法等级大纲》的各级标准都从话题内容、语言范围和言语能力三个方面加以界定^[8],《高等学校外国留学生汉语教学大纲(长期进修)》也在“话题、对话或讲话、成篇表达的能力、活用语言、得体”等方面提出标准。

(一)关于话题内容的认识

在“结构——功能——文化”的教学原则指导下,人们认为文化内容应该在中高级教材中加以突出。以早期的《话说中国》(1983)、《说汉语谈文化》(1994)^①为代表,教材课文都是谈论中国文化的。在对中国文化不太了解的时代,这样的内容容易引起学生谈话兴趣,在训练学生句式——语段——语篇方面也起到了积极作用。不过这样的话题还是表现出很大局限性,学生只是被动地进行接受性学习。后来关于话题的认识不断得到修正,内容和范围得到进一步扩展。王若江提出“应该改变以介绍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观念和中国人的现代生活为主的做法,把学生变为主体,提出年轻人真正感兴趣的话题。话题的领域亟待开发。”^[9]她还就口语教材的话题提出建议:首先难度要适宜;其次,应尽量贴近学生的实际,抓到学生的兴奋点;第三,应增加世界共性话题。显然,讨论范围更广,在内容方面要求更加丰富、更加细化。

王小曼也是肯定话题式编写模式的,认为在具体的教学实际中,“话题的内容往往关系到教学效果的好坏”^[7]。建议高级口语教材编写时应以有用和有趣为着眼点选择话题,并注意语料来源的丰富多样性。应该采用的话题如:(1)类似“穿衣打

扮、兴趣爱好……”等较易于引发谈论兴趣、且存在个体差异的个人信息类的话题。(2)类似“儿童问題、人口问題……”等存在较大文化差异、能够引起好奇与探讨的话题。(3)类似“历史地理、保护环境……”等涉及中国国情文化而又与本科专业的培养目标相符的话题。这是从个人信息、生活文化差异、中国国情状况三个角度划分出来的,虽然有些话题分类值得商榷,但却为教材编写提出了比较具体的话题建议。

尽管研究者在哪些话题应该优先选择的看法上有所差异,但都十分强调话题与教学效果的关系。那么从学习主体,即学习者的角度来看,哪些话题是他们所关心的呢?研究者的结论和学习者的实际表现有多大的重合呢?

汲传波以留学生演讲比赛的话题为突破口,统计出学生对中国社会文化关注最多,约占高级学生话题总量的31.15%,其次是世界性话题(26.23%),占第三位的是个人信息方面的话题(18.03%),第四、五、六位分别是关于本国话题(9.84%)、中外差异(8.20%)、语言(6.56%)^[10]。

这里所说的“中国社会文化话题”是指“留学生生活经历、留学感悟、文化、中国印象、中国人、旅行、饮食,关于洗手间、购物、家庭、经济、交通、卫生”;世界性话题是“美、爱心、幸福、生活态度、朋友、快乐、自由、婚姻、名牌、人与电脑、卡通、求职、人工流产、流行文化、妇女解放、保护动物、减肥”;个人信息的话题包括“自己、亲人、朋友、爱好、烦恼、理想、经历、恋爱、目标”等。

演讲活动中,学生的主体作用得到最大限度发挥,在谈论贴近学生生活的话题方面,学生表现最为积极,系有感而发。这一点与研究者的结论完全相符。但关于中外差异的话题很少,比较抽象、与专业相关的话题几乎没有被列入其中。

根据演讲内容来判断学生的兴趣,这个角度很有新意。不过,演讲话题并不能够全部照搬到口语教材中来。演讲只是一种特殊的口语交际形式。用语比较正式,或对某一问題发表看法,或阐述某一事理,是一项将内容、逻辑、言语、情感、表演等多方面综合起来进行的活动。演讲为成段的独白体,听众不介入,只通过非语言形式进行有限交流,由

① 虽然两本教材都标明是为中级水平编写的,但实际上不少学校在高级口语班上使用。

于演讲者希望得到听众的呼应,演讲内容一般都会选择那些自己熟悉的、容易驾驭的话题。

演讲是培养学生成段表达能力的一个重要方法,教材中可以作为一种口语体形式进行训练。教材中还应选择一些学生因畏难而回避的话题,在这方面需要有意引导。

(二)知识性文化与话题的关系

过去一直强调高级口语教材应该突出交际性文化,学生在具体对话中了解之后学会运用。忌讳、婚恋观、消费观、饮食特点、家庭关系等具有文化差异的现象,常常会引起交际失误,应该在教材中得到体现。但如果把交际文化当作话题谈论,就会流于单一的文化介绍,降低了学生的学习兴趣。现在时代节奏加快,新知识、新现象不断呈现到人们的眼前。科学研究的进步,给我们探讨世界带来了无穷的兴趣。

在这一阶段,知识性文化与交际性文化相结合的问题变得突出起来。学习者已是成人,希望不断了解和吸收新的知识。进入高等水平的学生已经掌握了基本的语言知识,利用所学的语言学习新知识,对他们来说既有一定挑战性,又有一定的成就感。

赵金铭发现,“我们的对外汉语教材往往比较注重语言知识的等级与完备以及它的系统性与科学性,也很讲究语言技能的培养和训练,但对学习者的情感态度、文化意识等却关注不够”。“学习者通过语言教材不仅获得了语言知识,掌握了语言交际技能,同时,成年学习者也想通过语言的学习获取百科知识”^[11]。如果认同这样的思路,就要有意识地增加这样的内容。新的知识性文化穿插在课文中,会使学习者不知不觉中谈吐变得博学多闻,自然也会大大增加教材的趣味性。

(三)突出口语特点适当处理话题

选择了合适的话题,这只是编写教材准备工作的第一步。同样的话题可以写成多种体裁,如叙事体、论说体、谈话体、访谈体甚至调查报告等。如一个儿童教育的话题,可以用于比较正式的访谈,也可以用于比较随意的路遇式闲谈,还可以是一篇专家的报告或文章。同样的话题也可以用在不同课型的教材中,如关于家庭的话题,输入型训练的阅读、听力教材可以用,输出型训练的口语、写作等教材也可以用,只不过训练重点不同而已。

话题是各类高级汉语教材都要考虑的基本要素,但具体到听说读写各项专门技能的训练,就必须添加其他要素才能形成各自特点。赵金铭提出要重新认识口语教材中的对话,“口语决不是将叙述体改为甲、乙或 A、B 之间的对话”,也不是“在课文或会话中夹杂若干北京口语词”^[12],真正的普通话口语需要反复斟酌,认真编写。完全的话题式编写模式实际上并没有反映出口语教学的实质,这个问题不解决,高级口语教材就走不出老的编写套路。有了话题这个基本要素,我们还需要找出高级口语教材编写必备的其他要素。

三、情景——解决在哪里对谁说的问題

(一)谈话是在具体情景中实现的

徐子亮认为生活中的对话是较自由、限制性较少的。进行对话时,交流双方自始至终在不断进行协调和调整,或继续深入谈论某一话题,或临时改变谈话内容,以适应新的话题。“现有的口语教材中的会话没有把握生活中会话的特点,大都着眼于交流的内容,没有切中口语课的要害”,“口语会话还应包括提出话头、承接话头、结束话头等因素”^[13]。

在日常生活中,与他人交往一般都处在某一具体场景中,所涉及的话题可能是自己有兴趣的,也可能是不愿深入谈论的。与对方的谈话态度可能会有多种表现,或者积极配合,或者消极附和,或者激烈地争议,或者愤怒地中断。在话题式编写模式的教材中很难展示这些表达,提高学生口语交际能力的目标也就难以实现。

高级口语教材的编写要与学习者的实际生活紧密结合,学习者与中国人之间、学习者与学习者之间的交际活动更应得到关注。学生需要将课本中学到的东西运用于实践,而不只是充当看客或者观察员,他们需要对一些思想意识或文化现象发表议论和看法。

得体性是口语交际中的重要标准。得体性要求人们遵循一般的谈话规则,一方面要符合情景的需要,一方面要符合个人身份地位以及性格特征。在具体场景中,面对具体交流对象,自始至终保持谈话得体性,在谈话中处于主动地位,这是高级口语教材中必须注意的问题。

不同身份关系、不同生活场景(含公务场景)、

不同知识结构的差异,会表现出强烈的跨文化交际特点。得体性表达要在典型场景中才能得到展示,教材中应该出现商场、饭店、家庭、办公室、医院、街头路边、研讨会、社交场所等不同场景的谈话,而人物会带着自己的文化烙印而自然登场。有一个比较传统的看法,认为中级口语阶段就已经解决了这些场景中的表达问题,高级阶段只要让人物高谈阔论、成段表达就可以了,但实际生活中,场景不变,却因水平不同而出现多种层次的谈话表现,我们不能无视这一事实。

(二)谈话是在不断交流中完成的

王志刚等调查了学习者的学习目的后,认为可分为五类^[14]:了解中国、便于工作、接受更多教育、融入中国文化、便于在中国旅游。而这些目的都需要与人打交道,要在不断的交际活动中才能完成。而与人交流离不开口头交谈,交谈是一种非个体完成的活动,至少要在两人之间进行,大多建立在一个互有往来的谈话基础上。一般来说,谈话是一个完整的交际过程。

话语分析理论的兴起,为口语教材的编写提供了新的理论基础。话轮是日常会话的基本单位,在特定的时间里只能有一个人说话。成功的会话开头和结尾要自然,中间要有自然的过渡。如何起始,如何结束,会话过程中如何顺应、说服、辩解以致争论,无论进行哪种话轮转换都需要遵守一定话语规则。也就是说,会话过程中的问答、接应形式不是随意、杂乱无章的。

对学习语言的人来说,谈话过程是有规律可循的,要保持这个过程顺利进行,必须受到专门的训练。

四、话轮——解决怎么说的问题

(一)会话是靠话轮推进的

真实语境下的谈话,不会一个话题到底,话题的转变比较自由,在同一个时间段、同一个场景,所谈的内容可能话题比较集中,也可能比较拉杂;谈话至少有两个人参与,多人参与也是常见的形式。话语权不会由一个人控制到底,常常要角色互换。按照话语分析的理论,会话中有话轮交接的结构系统,按照刘虹的定义,“话轮是指会话过程中,说话者在任意时间内连续说出的一番话,其结尾以说话者和听话者的角色互换或各方的沉默为标志”^[15]

(P46),如果角色互换,那么下一个话轮开始。实际会话中,不可能一个人将话轮控制到底,一般有多个话轮。在会话者的共同协调下,会话才能够继续下去。因而谈话常常是跨话题、跨话轮向前推进的。丰国欣认为话轮转换可以影响话题转换,也能使话题保持不变;话轮不转换,话题可以转换,也可以不转换;话轮还有相对转换^[16]。

在具体交际中,谁先说、怎么说、如何把话轮传递给对方、又如何把话轮接过来、如何结束,构成了会话内在结构。

跨文化交际中因语言、文化的障碍,常常会造成语用失误,这种不得体可能是因缺乏认知策略或者是不符合特定语境而造成的。贾志高认为在跨文化交际中,由于对文化差异的无知而出现的不得体往往比语言错误更为严重^[17]。这就为高级口语教材提出了新的任务,高级口语教材应该提供正确的话题转换和话轮转换规则和技巧。

(二)对答是会话的基本形式

高级口语教材应该体现真实交际特点,但用报刊上的原文,或者经过原文改编的口语教材,都有先天的局限。口语的交际基本是一过性的即时性交际,谈话者之间往往遵循合作原则,采取澄清、重复、回避、容忍、搁置等策略,不断进行协调,确保交际能够顺利进行。但有时谈话并不一定顺利,如打断、批评等,话语中具有隐含意义。

过去的口语教材中,人物之间正面响应的比较多,发生嘲讽、争论、纠纷等不悦、不快的场景则很少。如果说初、中级阶段的学习尚在语言规则建立期,注重的是语言表达的常规性、准确性,那么到了高级阶段就应该提供多样化情感的表达方式。

交谈最基本的形式是对答,从功能角度划分来看,相关语句的前一部分多为引发语,后一部分则为应答语。刘虹在前人研究基础上,总结出致意——致意、询问——回答、建议——同意/搪塞/反对/质疑等十五种对答类型^{[15] (P110)}。

这些对答类型在不同语言中有着自己的表达特色,反映出该语言深层次的文化特点。对非母语者来说,如果教材中没有展示,就无法深入学习和了解。在教材编写中,注意了对答形式还不够,还要注意对答形式的丰富多样性。刘虹也注意到“在汉语口语教学中,大部分只注重教授比较如意的应

答方式,而不如意的应答方式较少涉及。……当需要做不如意的应答时,他们不知道怎样回答才是恰当的”^[15] (P120)。

只要有意识地编写,复杂情感是在较短的对话中表现出来的,下例是一个不太顺利、但最终成功的邀请过程。

华胜:好久没看到这么高水平的比赛啦,世界杯就是不一样!志强,下一场咱们一定得去球迷俱乐部看,那儿人多、热闹,更有现场效果,你说呢?

志强:那还用说。只是……那个时候我得准备考试,恐怕去不了。

华胜:到底是大研究生啊,三句话不离学习呀、考试呀。又不占你太多时间,只不过一周周末罢了,不至于就影响你考试吧。再说,你这个铁杆球迷,不会是徒有其名吧?

志强:好啦好啦,我服你啦。到时候看吧,有时间我一定去。

华胜:这才够朋友。……^①

上面这段对话就包含了提出建议——委婉拒绝——嘲讽激将——无奈接受但不十分肯定——予以赞扬这样的对答结构,将复杂的情感自然表现出来。

五、小结

人们已经意识到编写新型教材的重要性,石斌、何玉梅将话语分析理论运用于预科口语教学中,建议对人们日常口头交际用语录制后精心研究,在日常会话中找到各种对答类型,总结出若干个功能主题,编写出一本全新的会话教材^[18]。这也为我们提出了一个新的思路,就是能够基于实践,对汉语学习者进行访谈,对实际对话进行录制,从而得到一些客观数据进行科学分析,得出的结论应当对教材编写更具指导意义。

高级口语教材编写首先要转换思路,从口语的形成机制、构成成分等方面进行研究,突出口语交际的特点。其次要突破传统做法,将话题、情景、话轮作为高级口语教材的必备要素而同时兼顾,进行科学的、系统的安排。如果说这样的要求过于理想,那么也可以只突出某一要素特点进行编写。目前高级口语教材在数量上、种类上都还远远不够,我们尤其缺乏大手笔的教材。编写者要有一定的创新意识,以创作的态度周密计划,编写出能够体现口语交际特点、又切实能够提高教学质量的新型教材。

[参考文献]

- [1] 叶子. 汉语国际推广背景下的教材建设与出版[J]. 语言文字应用, 2006 (S1).
- [2] 国家汉办. 高等学校外国留学生汉语教学大纲(长期进修)[M]. 北京: 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2002.
- [3] 齐沛. 对外汉语教材再评述[J]. 语言教学与研究, 2003, (1).
- [4] 王弘宇. 中国大陆汉语教材的成就与不足[J]. 世界汉语教学, 2003 (1).
- [5] 盛永生. 电视谈话节目的话回类别与功用[J]. 修辞学习, 2005 (2).
- [6] 孙清忠. 浅析对外汉语口语教材中文化项目的选择和编排[J]. 暨南大学华文学院学报, 2006, (2).
- [7] 王小曼. 论汉语本科专业高级口语教材的编写原则——从口语教学实际谈起[J].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 2005, (5).
- [8] 国家汉办. 汉语水平等级标准与语法等级大纲[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5.
- [9] 王若江. 对汉语口语课的反思[J]. 汉语学习, 1999 (2).
- [10] 汲传波. 对外汉语口语教材的话题选择[J].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 2005, (6).
- [11] 赵金铭. 跨越与会通——论对外汉语教材研究与开发[J]. 语言文字应用, 2004, (2).
- [12] 赵金铭. 论对外汉语教材评估[J]. 语言教学与研究, 1998, (3).
- [13] 徐子亮. 汉语作为外语的口语教学新议[J]. 世界汉语教学, 2002, (3).
- [14] 王志刚, 等. 外国留学生汉语学习目的研究[J]. 世界汉语教学, 2004, (3).
- [15] 刘虹. 会话结构分析[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 [16] 丰国欣. 话轮转换与话题转换[J]. 湖北师范学院学报, 2000, (4).
- [17] 贾志高. 论语言交际的得体性[J]. 西安外国语学院学报, 2000, (1).
- [18] 石斌, 何玉梅. 话语分析理论对预科口语教学的启示[J]. 新疆职业大学学报, 2006, (2).

① 见刘元满等《高级汉语口语》(1)第二版第五课。

附录: 本文所引教材

1. 陈光垒主编:《汉语口语教程》高级 A 种本下册, 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1999 年。
2. 杜荣:《话说中国》, 华语教学出版社, 1983 年。
3. 郭颖雯等:《汉语口语教程》, 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1999 年。
4. 李禄兴:《发展汉语·高级汉语口语》下册, 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2006 年。
5. 刘元满等:《高级汉语口语》(1、2),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年。
6. 马箭飞主编:《汉语口语速成高级篇》, 北京语言文化大
7. 王淑红:《发展汉语·高级汉语口语》上册, 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2005 年。
8. 吴晓露:《说汉语 谈文化》, 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1994 年。
9. 章纪孝主编:《高级汉语口语——话题交际》, 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1993 年。
10. 祖人植等:《高级汉语口语》(提高篇),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

(责任编辑 宋媛 责任校对 孟大虎 宋媛)

Conversational Topic, Situation, and Turn-taking in Advanced Oral Chinese Textbooks

LIU Yuan-man

(International College for Chinese Studies,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Currently, most advanced oral Chinese textbooks concentrate on a few topics. Their main problems are as follows: they do not accurately reflect the nature of the spoken language, bear little resemblance to actual situations encountered by students, and are inadequate in training students to express themselves appropriately. For students at this level, the two most difficult elements of oral Chinese are (i) using language that is appropriate to the situation and (ii) taking the initiative in conversation. In an actual situation, conversational topic may change and turn-taking often occurs. Consequently, we should take topics, situations, and turn-taking into consideration in textbook compilation.

Key words: oral Chinese at advanced level; textbook; topic; situation; turn-taking